

中国硬派科幻

THE SOUL OF THE SEA

灵 黑镜危机 海

THE BLACK MIRROR CRISIS

钟云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灵海

黑镜  危机

钟云 著

© 钟云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海：黑镜危机 / 钟云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05-08582-7

I. ①灵… II. ①钟…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8131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158mm × 230mm

印 张：22.5

字 数：369千字

出版时间：2016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时祥选

封面设计：荆棘设计

责任校对：王 斌 于风华

书 号：ISBN 978-7-205-08582-7

定 价：39.00元

目录

CONTENTS

序 幕 / 1

第 1 章 生命摇篮 / 4

第 2 章 光之隧道 / 17

第 3 章 血色黎明 / 36

第 4 章 秘密任务 / 60

第 5 章 安全困境 / 79

第 6 章 零和博弈 / 96

第 7 章 记忆碎片 / 114

第 8 章 灵魂之井 / 126

第 9 章 意识分裂 / 150

第 10 章 虚拟现实 / 170

第 11 章 黑镜世界 / 185

第 12 章 人工智慧 / 205

第 13 章 命运女神 / 223

第 14 章 生物焚化 / 240

第 15 章 众生平等 / 253

第 16 章 终极选择 / 269

第 17 章 死亡之手 / 287

第 18 章 时空涟漪 / 293

第 19 章 新生回归 / 318

后 记 / 336

《灵海：黑镜危机》参考和引用的部分资料 / 339

《灵海：黑镜危机》参考的现实世界大事件摘要 / 340

序 幕

1964年3月27日，星期五，耶稣受难日。

安琪和乔治从拉斯维加斯出发，驱车百里远离繁华城市，抵达内华达州南部林肯郡的一个机密区域。一道竖立的铁丝网向远方延伸，仿佛干枯的长蛇蜿蜒围住这片寂静的荒野，随处可见“禁止进入”“禁止拍照”“已被授权使用致命武器”之类的警示标志。

“乔治，这就是你说的‘梦境’？”安琪搭手远眺这片渺无人烟之地。

这里就像《原野铁汉》^①的片头画面，随着苍凉的音乐，一辆皮卡车在狂野中独自驶向远方，闯入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杀戮之地……这地方看起来很酷，但显然不适合度假、浪漫。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儿不禁失望抱怨：“还真像个荒诞的噩梦。看上去，还以为你带我来到了火星。乔治，我们爱的距离真够遥远，跨越了时空。”

“51区。‘梦境’是它的昵称。”乔治指着铁丝网后荒野的中心地域，“还有人称它为‘天堂牧场’，或者‘盒子’。女孩儿喜欢‘梦境’，而我喜欢最后一个。坦诚说，我从小迷恋一切神秘之物，但世上越是神秘的东西往往被隐藏得越严密。‘盒子’暗喻海盗的藏宝箱，需要人们历经艰辛去探寻发掘，甚至不惜以生命和灵魂为代价开启。瞧，在我们眼前这个无人荒漠的地下两百英尺的深处，埋藏着骇人秘密。”

“什么秘密？”

①《原野铁汉》英文原名为 *Hud*，是1962年上映的一部美国电影。该片讲述了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上了年纪的农场主和他的儿子赫德两代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分歧的故事，展现了美国具有反抗精神的现代青年的观念和生活状况。

“天外来客。宇宙中不只有我们人类，还藏着各种奇特的智慧生命。”乔治为彰显神秘刻意压低声音，“这是外界绝少人知道的秘密，连白宫都被隐瞒了。1947年，在罗斯威尔事件中坠毁的外星飞行器被藏匿在51区，那是一种质地异常轻柔的金属，无法切割。在飞行器里还发现了一个活的生物，像个矮瘦的小孩儿，绿色的，但有个大脑袋。现在地下深处的某个实验室里在秘密研究开发外星高科技。”

“噢，上帝。希望主能原谅你孩童般的幼稚。”安琪说，“乔治，什么时候你才能成熟起来，毕业前，还是直到穿上礼服和我走进教堂的那天？”

“宝贝，我会的，但你今晚得和我在这里露营。”

“真庆幸，你还有理智。我以为你要冲破铁丝网闯入军事禁区，钻到地下寻找那种体内会发镭射光的外星人。”

“哔波、哔波，今晚发光穿透你的人是我……噢！宝贝，别想逃……”乔治追上去抱住安琪。两人嬉闹着深情拥吻。

露营帐篷扎在山崖上，黄昏降临。

天光迅速黯淡下来，阴影笼罩荒野，唯见远方的马夫山脉顶峰残留一条金灿灿的余晖。在黝黑大地的衬托下，天幕晶莹剔透如琥珀，隐隐浮现星光。

“亲爱的！谢谢你搭帐篷、煮咖啡……还有，带我来‘梦境’。”安琪喝着热咖啡，仰望天穹不禁感叹，“夜空好美啊！星光描绘了梦幻中的美景，荒野的宁静让人心灵纯净。”

“51区的飞行跑道长7093米，是世界上最长的。旁边有机库、储存仓库。”乔治放下高倍望远镜，揉了揉因长时间瞭望导致酸痛的眼睛，“那些底座巨大的长方形物体，顶部漆成白色，我猜是空中管制天线。”

“你看见大脑袋的小绿人，还有外星飞行器了吗？”安琪微笑着打趣问。

“只见到一架起飞的U-2侦察机。”乔治有些沮丧。他眺望了一小时，其间看到机场灯光突然亮起来，一架飞机滑出停机棚。当飞机起落架的轮子刚刚离开跑道地面，灯光立刻熄灭，51区空军基地重新陷入死寂之中。

荒凉黑暗的世界。乔治警惕起来，从背包里取出一把柯尔特左轮手枪。

“你还带了家伙？”安琪有些吃惊。

“我们可是在野外。‘如果有陌生人闯进你的地盘，那就开枪。’我爸

说的。”乔治熟练地推开手枪的转轮，填弹进弹仓做好射击准备，“他是个老兵，是在马多克斯号驱逐舰服役的雷达员。离家前，我爸给我的忠告就是，男人，不仅要给真心喜欢的女孩快乐，更要给她安全感。”

安琪的脸颊荡起迷人的笑，她放下咖啡杯伸手勾住乔治的脖子。旷野上，天幕深邃如梦境，两人在清亮的星空下缠绵。

“你感觉到了吗？”安琪的动作突然停住。

“噢！快了，来吧宝贝。”

“不，别动……地面好像在震颤。”

安琪伸手到地上，立刻感到一阵阵无形的冲击波掠过地表，手指微微麻痹。若有若无的，她还听到远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声源似乎来自 51 区地域。

“核爆实验？”乔治随即察觉地上的沙砾在移动，身体也随着轻微颤抖起来。他迟疑猜测说，“51 区附近是内华达地下核试验场，他们可能在……”

“看，那是什么？”安琪抬手指向夜空。

“噢……天啊！”乔治惊呼。

一缕缕缎带般绚丽的光线浮在广袤的天幕上，轻盈缥缈，仿佛仙境精灵在静谧的黑夜中振动彩翅，如梦如幻，震撼心灵。

乔治迷醉般仰望着，蓦然间他感到大脑震颤，一种从未有过的异常感受窜入他的意识深处，紧紧压迫着他。强烈的晕眩袭来，他忽然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手掌不由自主地抓住左轮枪，对准安琪。

“啊！”安琪惊恐尖叫。

乔治的面孔扭曲，眼瞳倒映出帐篷灯的一点光亮。他解除击锤挡块保险，手指颤动扣下扳机，“哒”，撞针发出微响，但没射出子弹。他很快再次扣动扳机，转轮转过哑弹，补上另外一颗子弹。“砰！”枪声震响旷野，枪口窜出火光割裂安琪的叫声。

“砰、砰、砰！”左轮枪逐发射击，枪弹深深透入女孩柔软的身体。

乔治呆滞片刻后调转枪口，扣动扳机，将最后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嘴里。在仰面倒下的的一瞬间，他恍惚看到星空疯狂旋转，黑夜中流泻的光彩吞噬过来。

意识的余晖闪现……那是极光。

第 1 章 生命摇篮

中国，2004 年。

一只蝴蝶振翅而飞，在夕阳下飞往抚仙湖北岸的帽天山。蝴蝶飞过发掘出古生物化石的土褐色页岩面，翩翩起舞在磷矿厂的上空。那些开采出来的磷矿石被一处处露天堆放，仿佛在山峦绿树间割裂出来的一道道伤疤。

“最后一次警告！停止暴力抗拒执法，立刻撤出矿洞。”

扩音器震响，对着矿洞发出严厉警告：“采了磷矿，毁了化石，破坏自然生态，遗祸子孙万代。这是国家政策决不容许的。郭云山，你不要对抗，勒令你立即无条件撤出矿洞。”

这是采矿禁令期限的最后一天，酷热的下午。磷矿联合执法队的人持械严阵以待，重重围住云山矿业的这个矿洞。拆矿队的总指挥荣坤死死盯着矿洞口，他脸色铁青，犹如在与潜伏黑暗中的野兽对峙。

帽天山蕴藏着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群，磷矿开采严重破坏了化石岩层。荣坤系县国土资源局的副局长，带队查封保护区周边的全部磷矿开采企业。工作进行得一直很顺利，直到最后这一处矿厂。矿主郭云山带着全家老小退守矿洞，用卡车、推土机、柴油桶、铁锹、碎石锤和一切能用上的工具堵住洞口，顽固地抗拒执法。比起其他矿厂的一击即溃，这个矿洞就像咬死在断骨上的钢钉。

“头儿！咋办？”拆矿队的副队长放下扩音器，看向荣坤。

斜阳耀眼，人都仿佛被腾腾热气催眠了，现场凝结着暴风雨来临前那种令人窒息的死寂。荣坤感到血压骤升，血液从心脏涌到大脑左后方，引发阵阵刺痛。主宰别人命运带来的兴奋感被失控的局面消磨殆尽，忍耐到了极限，

荣坤抬手往前一挥。

无论郭云山这颗“钉子”有多硬，剖肉剔骨都要撬出来。

副队长一口气喝下半瓶水，将瓶子砸在推土机滚烫的铁壳上，随即带领拆矿队冲上去，清除堵在矿洞口的障碍物。

矿洞内，郭云山在石壁上钻凿出一个炮眼，慢速运转凿岩机，停钻后关风关水，在炮眼内放入炸药，连接导爆管、启爆针、爆破母线和击发器。完成后，他把起爆器交给侄子郭小双进行充电检查。

他抬眼环视矿洞。矿洞里有郭云山年迈的父母，八十六岁的祖母，七个本家亲戚帮工，还有他的儿子。临近晚饭时分，大家在临时搭建的炉灶上忙碌着做饭，郭云山的目光落在儿子小海的身上。这孩子个头瘦小，脖子细长，显得脑袋偏大，他正低头看着作业本发呆，似乎遇到了天大的难题，在那儿冥思苦想。儿子懂事得早，但从去年孩儿娘病逝后表现出让人担忧的孤僻。郭云山心想，等眼前这事过了，假期里该带这小子出门疯玩儿一趟。

“叔，狗皮子动手了。”郭小双听到洞口处传来响动，出声提醒。

郭云山收回目光，大步走出矿洞。他对冲过来的拆矿队喊道：“洞里埋了炸药，谁敢进来就启爆。”

十多个执法人员猛地收住脚步，面面相觑。谁也想不到郭云山竟然如此不择手段地拼命护矿。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的拖延毫无意义，抗拒越大付出的代价就越重。这家伙疯了！

“炸个屁，你吓唬谁啊？”副队长厉声说，“有路不走自作孽，我就不信，你敢炸死你爹妈、你奶奶？”

郭云山目光如锥刺向荣坤：“贪赃枉法，只手遮天，作孽的是这个赃官，老子今天就拼了。”

荣坤避开郭云山的视线命令：“抓住他，拿电棍打倒。”

“轰隆”一声震响，矿洞附近的机械维修车间发生爆炸。几片变形的彩钢瓦被掀翻落地。众人失声惊叫，料不到郭云山竟敢动真格的。副队长的手掌一哆嗦，扩音器摔在了地上。

“这是警告。”郭云山语气平淡，但神色决绝，让人不容置疑，“小双，拿着起爆器，听我发话。谁再往前踏进我的地盘半步，结局就是同归于尽。”

荣坤震惊失色，为防万一，他急忙摆手示意副队长带人往后撤。

听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小海抬头看向郭小双，见堂兄摆弄着起爆器，忙叫：“哥！危险！”小海的眼瞳流露出恐惧。

“别怕，炸药放得少，咱们在安全距离伤不到的。”郭小双光着粗壮的膀子，不以为然地说，“最多炸飞几块石头，吓唬吓唬外面那些狗东西。没事的，你只管做作业。”

“噢！”小海把注意力放在作业本上，但对堂兄拿着起爆器的大手畏惧不减，以致有些走神。忽然间他莫名心慌，脊背发冷，仿佛一股凉风吹过闷热的矿洞。小海下意识转头看，只见一团光晕掠过山腹那边的矿道，一闪而过。刹那间黑沉沉的矿道深处浮现出什么东西，就像无数的怪虫浮在半空中，又仿佛荡漾在水里，拖曳出一丝丝流光，还发出啾啾的细微声响，像是在撕一沓试卷的声音。这些怪异虫子密密麻麻地汇聚，浪潮般突然汹涌地扑向他。

落日近山，光线迅速黯淡。

荣坤惊魂甫定，转念闪过一丝狂喜。聚众抗拒拆矿，最多是行政拘留和罚款，但使用爆炸物威胁对抗执法，那可是刑事重罪。事态严重升级，郭云山这次不死也要扒层皮，怨不得谁。但事情摊在他手上，还得先尝试沟通解决。荣坤压住喜色，挺着肚脯走上前说：“郭老板，我跟你递个话，单独地。”

“停！”郭云山盯着荣坤。

“郭老板，你想干吗？非要把事情闹大？”荣坤应声停步。

郭云山不吭声，斜瞅着他。

荣坤的怒火腾地烧起来，头越发疼痛。如果手上有枪，他绝对毫不犹豫地拔出来，朝这双令他无比厌恶的眼睛开火。不管什么事，只要郭云山掺和，立刻变得一团糟，让他不如意。原本可以好说好散，揣着停矿补偿费散伙，让他也好交差，却非要把事闹大，这不是自个儿找死吗？荣坤压住火头，用最温和的语气说：“凡事不要做绝了，我们谈个条件，如果这事到此为止，封矿补偿费数额还可以商量，我尽力去协调……”

郭云山充耳不闻，目光越过荣坤，落在附近的推土机上。

十一年前，郭云山购买了一台卡特 D7 推土机，开始在磷矿厂承包土石剥离工程。让他惊喜的是，这台二手推土机的质量相当好，耐用、力大、干活儿有劲儿，用了六年才维修，为他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后来，他又买了一台卡特 320C 挖掘机，成为他闯荡磷矿市场的开采“金刚”。事业飞速发展，他

从帮别人干活儿到经营磷矿开采，团队不断壮大，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郭云山今年三十六岁。老人常说男怕三六九岁关，人很容易栽在这个坎儿上，天灾无常，人祸难避。他这个从贫穷小渔村走出来的创业英雄、云山矿业的老板、省优秀企业家、县纳税大户，如今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

“郭老板，”荣坤游说，“拿了钱，哪里不能安身？像你这样的人才，省城才是你畅游的大江大海，何必憋屈在这个小县城？我知道你一直埋汰我，但没关系，我能理解，人啊，谁不为自个儿着想？拿了钱，我们一拍两散，谁也不用看谁的脸色。就这样吧，一百六十万，足够你偿还贷款了，这是最后的底线，你愿意就点个头。说实话，我也熬不住了，上周医院检查，我的高血压还是下不来，这人啊，活着累，指不定哪天身体就突然垮了，争来闹去没意思，不如多陪陪家人，健康平安才最重要。”荣坤说得口干舌燥，但见郭云山神情飘忽，他皱眉喊了声，“老哥，你回句话，到底成不成？”

“通知县委县政府领导来谈话，要不就叫殡仪馆的人来收尸。”郭云山从远处收回目光，转身走进矿洞。

荣坤站了片刻，猛地抄起警棍砸碎推土机驾驶室的玻璃。“上报县委办公室，发生紧急情况。”不管郭云山闹多凶，他奉陪到底。于公于私，两人已势如水火，多年来这种情况从未有丝毫改变。

郭家村这一代同辈人中熬出两个大人物，一个为官，仕途锦绣；一个经商，富甲一方。按村里的族谱记载，荣坤和郭云山算是瓜藤亲，见面应该称表兄弟。但实际上，自从多年前郭云山从省城开着锃亮的桑塔纳轿车带着媳妇、放着鞭炮回村那天，时任村长的荣坤心里就起了怨。一山难容二虎，他在村里领头人的权威不断受到郭云山的冲击。郭云山出手阔绰，出资修祠堂、修筑乡间公路、开矿厂……郭云山做的每一桩事都让他堵心。

“富不露财，这是古训。”进山执法的前晚，荣坤把玩着青花瓷碗喝茶，对屋里的婆娘说闲话，“早先，我们村也是有个姓郭的蛮汉，去缅甸跑马帮发了横财，骑着高头大马雄赳赳地回村，一路响当当放着火铳，盖新房、讨小老婆，劲头十足。嘿，没过几年实行土改运动，他头一个被斗死、被分光财产。我家分得一张八仙桌和这套茶碗。这古话道理简单，做人啊，太过招摇必招天谴。这不，他的报应来了。”

县领导高度重视这个危安事件，紧急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联络政法、武警、消防和120急救中心等部门赶赴帽天山矿区。

帽天山化石群是寒武纪古生物圣地，是一座宏伟璀璨的生物考古科研的金字塔。早在 19 世纪，达尔文在其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曾预言：今后如果有人对进化论提出挑战，那很可能是因为寒武纪古生物发现。

1984 年 7 月，科考人员在抚仙湖北岸的帽天山发现了距今五点三亿年前的寒武纪古生物化石群，轰动了国际科学界。这些化石群再现了地球海洋中最古老的动物原貌“生命大爆发”发生的真实过程，对地球早期生命演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1991 年，美国《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附精美图片介绍了中国帽天山动物化石群的发现，并指出：“中国帽天山动物化石群的发现，是本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1992 年 2 月，帽天山化石群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地质足迹预选名录》，2001 年，被命名为“国家地质公园”。

有化石就有矿。在帽天山，化石和磷矿是一对孪生姊妹。

上世纪 80 年代，省地质矿产局对帽天山分布的磷矿带进行勘查，探明矿区 C 级以上的储量达二点三亿吨。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建厂采矿，磷化工逐步成为县里的支柱产业，到 2003 年，磷化工年产值达十多亿元，占县财政总收入的三成以上。但化石在磷矿的上层，采矿必然影响化石，会对化石群保护区的景观、生态、地貌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

国家地质公园的核心保护区，在海拔 2026 米处，从中心区向南、向北各延伸四公里，南部为实验区，北部为缓冲区。保护面积共十八平方公里，向地下延伸五十米。这些年，大规模采矿已经触及化石保护缓冲地带，逼近核心保护区，几块“界碑”边缘被挖得残缺不全。在近百米深的山腹里，挖掘机和推土机轰鸣，分上中下三个层面掘进，几十辆载重大卡车往来穿梭。在化石群发现点的南面，仅一沟之隔的山脊被挖出约两个足球场大的深坑。山体遭到开膛破肚，满目疮痍，帽天山的化石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这让第一个发现化石群的侯先光教授痛心疾首。

这是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矛盾——采了磷矿，毁了化石。

获取资源经济利益，还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历任县领导都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决策压力。在矛盾面前拉锯式地犹豫了二十年后，最终采取果断措施，全面关停帽天山周边的磷矿。

疯狂的磷矿开采成为了历史，犹如一曲澎湃的交响乐戛然而止，只有郭云山这个不和谐的音符还在颤动尾音，让人揪心。

一束阳光斜入矿洞，蝴蝶逐光翩翩起舞。

小海抬手揉了揉酸胀的眼窝。异象消失，他的视线恢复了正常，但噩梦般可怕的场景烙印在他的脑海，让他不知所措。异象中飘浮着无数怪虫，忽地扑过来一条巨大的长虫，躯体狰狞扭曲，密集的长触角伸向他，如渔网缠过来，一种黏稠冰凉的感觉让他窒息。触角近乎透明，以极快的速度膨胀、变形，充满整个空间后突然爆裂，令人毛骨悚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小海承受着恐惧和不安，隐约预感到将要发生一件可怕的事。

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来，大家围拢一起吃饭。郭母悉心地喂食患老年痴呆的郭父。郭云山扒了几口饭放下碗，见儿子神情恍惚，就问：“还在想作业？”

“有篇作文，我不会写。”小海想跟父亲说他见到的怪东西，但他犹豫着不知该怎么描述那个像噩梦般的场景。

“啥作文？”

“前些天，总理讲了话，老师要我们写篇感想。”

“为啥写不出来？你平时挺利索的，今天半晌没动笔。”郭云山皱眉问。小海抿嘴不吭声。

郭云山说：“9月5号，国务院总理做出重要批示，‘保护帽天山化石群，保护世界化石宝库，保护这个极具科学价值的自然遗产’，对不对？”

小海扭着头，用脚尖磨蹭着地上的一颗小石子。

郭云山暗叹口气说：“有矿不能开采，有水不能污染。保护自然生态是对的，我们要为将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但，干吗要抢我们的地盘？”小海望过来，清澈的眼眸中带着困惑。

“是我们抢了它们的地盘。”郭云山浮起笑容。这犟小子闷声不出气，心里却什么都明白。他搂过儿子，温声说，“五亿年前，这里还没有大山，是一片寂静的海洋。忽然间海里有了生命的萌动，出现了许多种稀奇古怪的生物，它们是世界上所有动物的祖先，包括人类。科学家称之为物种大爆炸。生物诞生、活动的声音大概是地球上最美妙的声音。循着这个声音，我们有可能探知到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那时候的人生活在海里？”小海好奇地问。

“那时还没出现人，是祖先。”郭云山抬脚跺了跺地面，“这片海里充满生灵，是所有动物的起源之地，我们现在坐的地方，是地球生命的摇篮。”

“我看过化石图片，它们一点都不像人。”小海质疑。

“形态虽然不像，但地球上的生物都有共同性。海里的古生物，很多都是些软乎乎的小东西，软弱微小，没有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遇到强大的生物就被吞吃；要不就缩到壳里，就像胆小怕事的普通人。还有少数食肉类捕食者，比如体长超过两米的奇虾，它们有牙齿，嘴大贪吃，攻击力很强，就像……”

“就像外面拿喇叭喊话的叔叔。”小海说，“他是个吃人的大海怪。”

郭云山笑着伸手挠挠儿子的头，“海里的怪东西多了，还有一种叫作怪诞虫。这是英国科学家莫瑞斯命名的，它又叫墨斯卡灵类幻觉怪兽。”

“墨斯卡……幻觉，是什么？”小海不理解这个生僻的词语。

“郭云山，你出来。宁副县长到了，亲自和你谈话。”洞外传来喇叭声。

郭云山微微一怔，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文件袋，拉了小海说：“走，我们一起出去，你还没见过这个宁阿姨。”

郭小双赶紧放下碗，嘴里还嚼着块回锅肉，抄起起爆器做好准备。突然间一股触电感让郭小双的手发麻。郭小双甩了甩手，没在意，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准备点上。忽地，他的手掌自动张开，五根手指不受控制似的抖起来。“怪哩！”他瞪着古怪抽搐的手掌，仿佛这只手不是他的，而是它自个儿活了。而后，一种莫名的异常感受陡然掠过意识，控制住他。

宁茹是从中央下来基层挂职的副县长，她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负责帽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工作。她还没正式上任，怀孕在家待产，听到消息后心急如焚地赶来。她家路程近，赶在其他领导前到达现场。

“宁副县长，您怎么来了？”荣坤暗暗震惊，看了眼宁茹高隆的腹部。他很快镇定下来做出担忧的神情，“这里乱麻麻的，您要注意身体啊。”

“没事。情况紧急，我先和郭云山谈谈。”

“小心他狗急跳墙，要不还是等葛书记带人来了再说？”荣坤劝道。

“救急如救火，我认识郭云山，但愿能尽快做通他的工作，早点儿解除危机。”宁茹微微皱眉。她和郭云山是老校友，她初中进校那年，郭云山读高二，是学生会主席，也是为数不多让她仰慕推崇的学长。为此，她差点儿追随郭云山报考中国科技大学，但最后阴差阳错，她读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采编专业。毕业后到新华社国际部科技室工作，而后任新华社驻伦敦分社记者，她的身影活跃在国际新闻采编一线。

两人多年未联系，想不到再见面却是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郭云山走出矿洞，凝视宁茹片刻后吩咐儿子：“快叫宁阿姨。”

“林阿姨。”小海打量眼前这个面容亲切、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不是林，是上面宝盖头，下面一个‘丁’字的宁。”宁茹柔声说。

“噢，宁。”

“你多大了？上几年级？”

“八岁过两个月，三年级，我读书早。”小海眨了眨漆黑的眼睛，犹豫一下又说，“我叫郭海，偏旁三点水，右边一个‘每’字的海。”

宁茹和郭云山相视一笑。现场紧张的气氛稍缓。

“你回来二十多天了吧？一直没见着，只听说你在休产假。”郭云山的目光落在宁茹撑圆的腹部上，眉头紧蹙问，“看样子快生了，预产期是哪天？”

“还有两周。我算是大龄产妇，医生建议我窝在家养胎。”

“那你还来？有个什么闪失，我罪过大了。顾政委呢？他怎么没陪你过来？”郭云山问。

“老顾他有任务去了省里，后天回家。小姑子开车送我过来的，临产前走走多做运动也还好。唉！”宁茹感叹，“老同学，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不像是我认识的那个闻名全校的风云人物，更不像稳重睿智的高工企业家的作为。我读过你在SCI上发表的论文，很有学术价值，在采矿工程技术领域影响不小。我还打算上班后准备材料，树立你为咱们县的科技人才典范，可这……”

“不用多说了。”郭云山打断宁茹的话，“情况特殊，我也没辙。我有两个要求，首先，关于停矿补偿的事宜，请县领导秉持公正解决后续安置问题；其次……”他瞥眼荣坤，扬了扬手中拿的文件袋，“我举报荣坤贪污受贿、玩忽职守。”

“胡说，你血口喷人。”荣坤听了脸色大变。

郭云山上前把文件袋递给宁茹说：“这是我整理的详细材料，荣坤利用职务之便，上下勾结，多次收受蒋玉保、张春全和梁国成等十多个矿老板的贿赂，采矿贪钱，封矿也贪钱，肮脏透顶。请你将这份材料转交纪委，我愿意配合调查。”

“他这是借机报复、污蔑，宁县长，您千万别听他乱说。”荣坤矢口否认。但他色厉内荏，声音颤抖，冒出一脑门儿汗。

“是不是诬告，组织会调查清楚。只要行得正，坐得直，不怕影子歪。”宁茹把文件袋收进挎包。

话音才落，荣坤脚一软斜靠在推土机上，像个病危的人，只剩喘气的份儿。他终于明白郭云山的意图，闹这么大的动静，只为引起领导的重视。他千算万算却算漏了宁茹这个变数，完了，完了，后脑剧痛，眼前阵阵发黑，荣坤心知这份材料像一根导火索能引爆整个炸药库那样，让他再也捂不住私底下的事。

宁茹问：“有证据，举报可以走正常程序，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做？”

郭云山苦笑着摇头说：“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啊？你才来，还不了解情况有多复杂难办。别以为我失心疯，想自寻绝路。”

宁茹立刻说：“好，无论阻力有多大，我可以保证一定将材料递交给上级领导。你能不能先拆了炸药？”

“谢谢宁副县长，我随你去自首接受处理。如果没有荣坤这种人阳奉阴违，肆意敛财阻挠，帽天山矿区早就该封停，现在也该结束了。我还做了份合理规划磷矿业的建议书，附在文件袋里。”郭云山讲完这番话，随即对矿洞大喊，“小双，关掉起爆器。”

宁茹长舒一口气，流露出赞许的神情。她伸出手说：“这结局不错，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学长。”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郭云山握住宁茹手的一瞬间，欣慰之余却又心情复杂，百感交集。

小海露出个带酒窝的笑，但蓦然间一种不祥的巨大吞噬感传来。矿洞口，怪异的触手扭曲蔓延开来，像无数藤条纠缠在山体上快速生长，无边无际。

“爸！”小海失声呼叫，声音充斥惊恐。他拉紧父亲的手，脑海中闪过强光、爆炸、碎石、血肉模糊的惨烈画面。

“怎么了？”郭云山微笑着看了眼儿子。

“轰！”就在这时亮光一闪，矿洞突然发出震响，碎石噼啪横飞。

爆炸冲击洞口附近的人，瞬间大家被腾空而起的烟雾尘土笼罩。郭云山晃了晃，回头惊见矿洞支撑面坍塌，土石骤如雨下。“啊……”他大吼着推开小海后猛冲进矿洞。爆炸威力大得超乎寻常，他不能眼看着矿洞里的家人有危险。

“爸，爸！”小海摔在地上，很快一骨碌爬起来追着父亲跑过去，惊恐的叫声带着哭音。

“快回来……”宁茹见情形危险，跑过去想拉住小海，但她拖着大肚子